

格非作品系列

敌人

格非
◇ 著

破碎的午后的钟声
一阵阵走远
在寂静的空谷中
回荡不息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格非作品系列

敌人

格非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敌人/格非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21-4477-8

I. ①敌…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4709 号

出 品 人：陈 征

策 划：曹元勇

责任编辑：乔 亮

封面设计：王志伟

敌 人

格 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77-8/I · 3474 定价：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变 与 不 变

(代序言)

《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

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

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

格 非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49

第三章

65

第四章

93

第五章

139

第六章

185

尾 声

221

引 子

.....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是清明节的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焚香祭祖。在村头的河边、小树林里到处都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村里的老和尚日复一日地来到河边挑水,当他看见村中黑压压的瓦楞上空蹿出一丈多高的火苗,还对着正在水码头上洗衣服的女人说了一句:“你瞧那是谁家化钱?那么大的火。”女人连头都没有抬:“除了赵伯衡还有谁啦?”一丝凉飕飕的风贴着水皮飘过来,混杂着一股焦黄的硫磺气息。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在衣裙上搓了搓手,直起腰来朝村里张望:“和尚,你看那火……”

村口黑乎乎的弄堂里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影,他敲着铜盆狂呼着朝河边奔过来,在他身后,西北方的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仿佛落日时的情景。蒸腾的紫绛色浓烟在东渐的北风中疾速浮动,在破碎的铜盆敲击时发出的瘆人声响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药引燃的爆炸声,到处都是硫磺的气味。村中高大的山榆树、东奔西突的人群在火花中时隐时现。村里所有阁楼的窗子都打开了,露出一张张半明半暗的脸。几个年轻人从祠堂里抬来了水龙,那个像黄牛一样笨重的土制灭火器发出呜呜的叫声。这个村已经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废弃不用的水龙的喷水管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压不出

水来。人们叹息着隐伏在河边的树丛中,无奈地看着火焰卷起一片片店铺的屋顶,大火从傍晚时分一直烧到第二天拂晓。当太阳再一次从村后的桑树丛中露出脸来,一些围观的人已经在河滩上的草地里睡着了。在暖烘烘的阳光之中,一切都重新变得安详起来。邻村或更远地方的人得到火灾的讯号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些面容倦怠的外乡人抬着水龙,拎着盛水的木桶围着那片焦黑的废墟转了几圈,就沿着蜿蜒的水路稀稀落落地往回走。

黄昏时分,一个瘦弱高大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了这片瓦砾遍地的焦土之中。他吃力地绕过一座座倒塌的墙壁,不时地停住脚步靠在断墙上喘息。没有烧尽的椽子、棉絮和桌椅依然冒着一股一股的青烟,纸烬和布灰在地上随风拂动。西斜的夕阳映衬着他身后绿色——黄色的背景,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老人在一块赭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水烟锅,望着宁静的天边一言不发。他的眼前不远处是一片竹篱,篱中的油菜花开得正黄,几只白色的蝴蝶夹在金色的蜂群中翩然而飞。再远处就是静静流淌的墨河,河上拱形的石桥像弓一样横卧在水面上。他隐约能看见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峦,风在开阔的田野上吹起一道一道波纹。

天色渐渐暗下来,老人一直那样坐着。他整肃而宁静的外表在这片苍凉的废墟中显得很协调。这个村里的人们在岁月的更迭中早已滤掉了多余的情感,但他们一旦看到赵伯衡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都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仆人第三次来到赵伯衡面前。他依旧摆了摆手。没有人知道此刻他究竟在想什么,他也许在估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使那些被烧毁的作坊、店铺和阁楼在废墟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个刚毅的老人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先辈一样,依靠勤劳和智慧建立了家业,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苍老。他的身影在晚风中像田野

上矗立的稻草人一样显得不真实。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天里，赵伯衡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拳，他想积攒起残存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但是那丝光亮仿佛是耗尽了油的灯心草尖上的火星，在风中扑闪了几下，旋即就熄灭了。半个月之后，赵伯衡终于卧床不起。炎热的夏季刚刚来临，他的身体就开始溃烂，褥子上浸湿的脓血和地上的痰迹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和蚊子，床上和潮湿的墙根下爬满了白蛆，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除了几个端茶送水的仆人之外，在他弥留之际，唯一能够和他常常呆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长孙赵少忠。那一年赵少忠只有四岁。一天晌午，赵少忠看见祖父勉强支撑着身体在床上坐了起来，在一张张宣纸上写着什么。赵少忠走到床前趴在茶几上帮他研墨，老人脸上吓人的表情慢慢消散开，冲着他凄然一笑。

“你在写信吧，老爷？”端茶进来的仆人顺便问了一句。

“写个屁！”赵伯衡含糊地吭了一声，重新陷入了冥想之中。

在飘飘扬扬的第一场冬雪中，赵伯衡终于命归黄泉，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家佣替他合上了眼帘。葬礼结束以后，没有人愿意清扫那间不透风的房间，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赵景轩是赵伯衡的第二个儿子。起火那天，他正在漫长的运河上押送一只装棉花的船。他的兄弟姑嫂将残剩的财宝席卷而走，他却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子午镇上，在那间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住了下来。这个忧郁的中年人承袭了先辈沉默寡言的秉性，同时染上了一种颓唐、散漫的习性，他整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慵懒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村中四处晃荡。

一天早晨，赵景轩突然打开了父亲那间尘封的屋子。他在床下的一只木箱中翻出了赵伯衡写过的那些宣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他不知道父亲在临终前为何要将村里几乎每个人的名字写一

遍,那时赵少忠已经识得几个字,他朝那几张散发着霉味的宣纸瞥了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虽然无法知道祖父抄录这些人名的用心,但几年来一直悬挂在心的谜团总算有了满意的解答。原先,他还以为祖父是在交待藏有财宝的地方呢。赵景轩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宣纸,他的脸上渐渐呈现出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当他从外地赶回村里时,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流传着那次火灾的各种传说。一个年老的家佣告诉他,大火从铁匠铺、木器铺、鞋店里同时蹿出来,根本来不及救,“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掉这一族,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另外,好好的水龙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也许有人用木塞将水龙头的喷水管堵住了。”

赵景轩整天坐在阁楼的窗前,仔细察看宣纸上的人名,他似乎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这些名字的缘由。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白天他在村中四处打听那次火灾的每一个枝节,到了晚上他就对着那些人名发愣。赵少忠常常看见他坐在天井中的一株文竹旁,把那些人名一个个划掉。

十年之后,赵少忠在村中的祠堂和一个外乡女子结婚,那场火灾的阴影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了,但是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新婚的喜悦和内心潜藏的恐惧纠合在一起形成了记忆深处的一个巨大的纽结。

赵景轩五十五岁时死于痢疾。在葬礼的当天,赵少忠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几张发黄的宣纸,他发现父亲在一个个名字上划了横杠,只剩下三个名字没有划去。他看着走远的送葬的人群,顺手将它揉皱,丢进了燃烧的火盆。

第一章

.....

1

拂晓,赵少忠披上衣服走出了卧房,来到院落之中。那条黄狗依旧伏在石阶上不停地叫着。整整一个晚上,赵少忠被它的叫声搅得难以入眠。他走过去,摸了摸黄狗的头,它柔顺地舔了舔主人的手,然后摇着尾巴消失在院落的树丛中。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越过院墙蜿蜒的瓦楞,他能看见天边泛出熹微的光亮,星星还没有敛迹。料峭的寒风吹动着簌簌作响的干树枝,在远处发出喧啸的回声。院中高高的回廊在地面的罗纹砖上布下黑黢黢的阴影,他走到那片阴影里,踩着覆满冻霜的草径,来到后院。后院的两侧是一些木结构的两层阁楼,一排低矮的堆放杂物的砖屋把它们连在一起。

赵少忠从口袋里摸出旱烟锅,坐在回廊的一处护栏石上,一边咳嗽,一边吸着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来,在大院的各个角落转上一圈,然后落坐在这片护栏石上,看着天空移动的云影或飘飞的雨雪独自发愣。他眼前不远处是大女儿梅梅的卧房,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相似的情景:那扇纸糊的窗格中亮起了油灯,窗前映现出梅梅梳妆时浓黑的剪影,然后

房间的门吱嘎打开，女儿趿着鞋子到院中的井台上打水。他的小女儿柳柳住在楼上，她常常都要等到太阳爬到了树梢上，才懒散地从床上爬起来，站在阁楼的廊下梳洗。

现在正是寒冷的腊月时光。院中高大的刺树光溜溜的，四下里寂静无声，阁楼那边黑洞洞的，他的女儿还在熟睡之中。他以日复一日的姿势静静地坐着，在渐退的黑暗之中守候天明，他觉得这样很舒服。

赵少忠慢悠悠地吸着烟，头靠着廊下的撑柱，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将他惊醒，他看见女佣翠婶的房间里透出一片毛茸茸的灯光，翠婶拎着铅桶已经走到了院中的井台边。这个像石头一样坚固的大脚女人走路总是蹑手蹑脚，常常突然闪出来吓他一跳。一天深夜，外面刮起了大风，赵少忠听见阁楼上有几扇窗子在风中叮叮当当地撞击着窗骨，他就起身摸到那幢从来不住人的楼上去关窗。在楼梯的拐角，一个黑影突然划亮了一根火柴，赵少忠脚底一软就骨碌碌顺着楼梯滚了下去。黑暗中爆发出翠婶爽朗的大笑：你的胆子怎么像菜籽一样小？赵少忠想起这一幕就觉得屁股上一阵酸痛。赵少忠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朝翠婶走过去，她正让铅桶顺着井壁放下去，咣当咣当的声音在初升的黎明中传得很远。听到脚步声，翠婶转过身来。

“你早哇，老爷。”

赵少忠走到了离翠婶很近的地方。她的身体在寒风中颤栗着，那一对沉甸甸的乳房在她俯身打水时显出清晰的轮廓，宛如盛满了水的暖袋。她虽然已经年近四十，可是在赵少忠的眼里，依然是昔日的模样。当年，赵少忠在外乡遥远的集市上将她领回来的时候，她还几乎是一个孩子。她在这个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